

尋找一塊墓地 深度

## 一場葬禮，一個秘密，一場意料之外的和解 | 尋找一塊墓地

我驚訝於死亡和愛的力量——它讓所有人的隔閡、多年的誤會、甚至恨，在一瞬間變得完全不再重要。



Jess下葬，人們逐一向靈柩獻花，Jass在墓旁痛哭。攝：Daniel Ceng /端傳媒



余美霞 (+)

端傳媒記者 余美霞 | 2023-05-24

「尋找一塊墓地」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，我們希望在這裏認真地和讀者談死亡、遺憾、悔恨，但也談生命、愛、希望，和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難題。歡迎[點擊訂閱](#)。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陳婉容。在這篇報道中，端記者跟隨澳門移工Jassy，回到菲律賓的家鄉埋葬她相愛九年，因COVID併發症而死的伴侶Jess。記者起初以為她要記錄的是死亡，但最後發現，其實這是一個關於愛、關於與自己的傷痕和解，關於活著的故事。

在距離殯儀館不到300米的距離，灰濛的天下起細雨。那時已很接近儀式開始的時間，我用手擋住頭在路上直奔。10點05分，我趕到殯儀館三樓，找到Jess的靈堂。人還沒到齊。我站在靈堂右側，天花板冷氣機的水一直滴到我頭上。

靈堂佈置很簡約，或直接說，除了Jess的遺照和一個香爐，什麼都沒有——送花牌不是菲律賓人的傳統；Jess信天主教，更不用說燒香。照片裡，Jess戴着帽子，咧嘴燦爛笑着，身前放着一籃KFC炸雞。但我不知道Jassy是不是印錯尺寸，A4的遺照放在牆上大相框裡顯得特別小，特別不協調。

我上前跟Jassy擁抱打招呼。她眼睛滿是血絲，大眼袋掛在臉上。記得Jess去世後我們第一次見面，她就是這個樣子。枕邊人沒了，很長一段時間，她無法入睡。

她們相愛9年，是伴侶、還是戰友。2017年，二人從香港轉到澳門當家務工，後來成立工會，擔任正副主席。初接觸Jassy是2022年6月，那時澳門「半封城」，我透過電話採訪她，了解移工的狀況。沒想到半年後再聯絡，就收到Jess因感染COVID致死的消息。

每個進來的人都跟Jassy相擁，拍拍她的背。她問我想不想看看Jess。她領我到靈堂後方，拉開銀色的不銹鋼門——這是我第一次「見到」Jess。她被裝在灰色屍袋裡，上面蓋着白布，看起來體形很小，像個小孩子。房間裡沒有冷氣，殯儀館說壞了，開不了。屍袋就那樣放在圍着黃花的鐵車上。

我們問可不可以換靈堂。負責人不帶情緒地解釋，「其實分別不大，因為已經全腐爛了。」因為疫情，澳門往返馬尼拉的航班一直停航，Jess在醫院殮房冷藏了三個月。見我們沒有反應，負責人於是重覆一遍，「分別真的不大。」

但Jess至少還要待上一個小時。我們堅持，工作人員才把她移到一個冷藏水晶棺裡。Jassy過去看了一下，皺着眉，「她很像一塊肉，對吧？」一塊放在超市冷櫃裡的肉。我知道，我不應該回答「是」，只好搭住她的肩。但其實這也許不重要。一小時後，Jess會被打包到一個木箱子裡，起程送到機場。重要的是，她終於能回家。

這裡只是她最後一程的起點。殯儀館工作人員用錫條焊封木箱時，傳來一股很香的玫瑰味道。Jassy拍拍木箱，說：「Baby，我們在菲律賓再見。」

## 遺願

第二日，3月26日下午，我跟着Jassy一起出發到菲律賓。在澳門機場航空櫃台前，百多人盤成一條人龍等待辦理登機手續。「你興奮嗎？」「Yes！」Jassy放下電話，向着我直點頭。她忙着跟家人朋友通報自己情況，把排隊的影片上傳到Facebook上。

我們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，可她臉上沒有半點不耐煩，反而興奮地四處張望，跟其他排隊的人打招呼。雖然Jassy臉上帶著明顯的累，眼睛深陷，但跟之前相比，她似乎輕鬆了很多。

我們的目的地是達沃市首府塔古姆（Taguam），要先在馬尼拉轉機，再坐一小時的車。我們坐的是午夜機，幽暗機艙頂上的冷氣不斷冒出來，像一陣陣白煙。

她的目光一直在遊離，一時望着窗外，一時又在機艙張望，整個人看起來很不安。

「是不是愈接近家，你心情愈複雜？」我試着問。Jassy轉過來望向我。「雖然我經常說自己很放鬆，但還是有很多事情要擔心，特別是見Jess的家人。」出發到菲律賓的前一天，她才結束最後一次心理諮詢。

「你是在怕什麼嗎？」

「怕葬禮的安排（不夠好）、怕傳遞給他們的訊息。」她頓了一頓，「我第一次跟Jess一起見他們的時候，Jess是活着的。但第二次見面，Jess已經死了。」

2022年12月22日，Jess剛過完45歲生日。一天後，她全身乏力，嘴唇發紫，Jassy揹她去醫院。到第三天，聖誕節晚上，醫生說她不行了。Jassy哭著給Jess在菲律賓的家人打去視像通話：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在開派對，但她死了。」





3月25日，Jassy在澳門家中整理Jess的遺物，準備前往菲律賓。攝：Daniel Ceng /端傳媒

很長一段時間，Jassy覺得自己要對Jess的死負責：是不是早一點把她送院，她就能活？或更早一些，嚴格控制她飲食，現在就不會因為併發症而死？——在Jess的死亡證上，法醫寫的死因是肺炎跟糖尿病。兩年前，Jess夜裡總是睡不着，眼睛像隔了層霧，看不清東西，經常上廁所。後來知道，這是「糖尿上眼」的癥狀。

Jess的胃像個黑洞，老是吃不飽總是餓。她曾經節食一個月，血糖降了下來，然後她又繼續吃。2公升的可樂，她可以一天喝完，還有Jollibee炸雞和酒。吃太多時，Jassy會生氣，所以後來她都把食物藏起來吃，在衣櫃收紅酒，衣服口袋裡收朱古力。每次被發現偷吃時，Jess都會扁嘴撒嬌。Jassy心軟，她沒法子了。

但Jess的症狀越來越嚴重。每到冬天，Jess的手指關節會變得僵硬，動起來都會痛。好友妮妮知道以後，叫她們趕快回去菲律賓。妮妮的母親因糖尿病去世，她知道這個病非同小可。她擔心Jess在澳門若是出了什麼事情，公營醫院不會把她照顧得很好。

實際上，菲律賓工會也早給Jess提供了崗位，她隨時可以回家。但Jassy當時還沒有準備好。她需要錢去供房子和保險，滿身都是擔子。

2017年，她初到澳門，沒多久子宮持續出血，經常見暈，醫生也檢查不出原因。她怕麻煩家裡人，在短時間內買好墓地、保險，受益人一欄寫上Jess的名字。「如果你死了，那些禮堂、儀式等服務保險全包。」她的口吻像個經紀。

而且，她不想自小就沒有自己房子的Jess，老來甚麼都沒有。於是再買了一塊地、一棟別墅屋樓花，把房子登記在Jess名下。若是好運，如果自己沒死，兩人會在50歲退休，別墅屋可以當Airbnb收租；她們則到山上種田養老。

加上工作也找不到「接手」她很難無聲無息地離開。她對Jess有一種深深的佔有慾，不願意丟下她。於是最後出

加上上曾也沒找到人接于，她很難無顧慮地離開。JESS對Jassy有深深的依賴，不願意丟下她，於是最後也沒走成。只是Jassy沒料到，最後COVID會讓JESS死在澳門。



3月26日，澳門機場，百多人盤成人龍等待辦理登機手續，Jassy跟家人通報自己情況。攝：Daniel Ceng /端傳媒

Jassy在2017年買下的墓地，穴深兩米，一上一下可以放兩副棺材。她要跟JESS葬在一起，誰先死，誰就先放下去。她想得周全，墓地選址在兩家人居住地的中間點，方便他們探訪。

但有時候，她還未能接受先死的竟然不是自己。

JESS走後，愧疚侵蝕了她。本來骨架大的她瘦了一個圈，掉了8公斤，衣服掛在身上都歪歪斜斜。她好一段時間很低沉，無論面對生活還是經營工會，她都失去了信心。每兩個星期，她會見諮詢師一次，諮詢師跟她說，你不用覺得內疚、只要你好好活下去，守住她的遺願，那就夠了。

JESS說過自己怕火，不想火化。Jassy記住了。所以即便要等三個月，她堅持把JESS帶回家安葬。直至能出發前，她的生活很簡單，天天三個步驟：上班、跟領事館跟進情況，還有找人接收遺體——由於兩人沒有任何法律上認可的關係，遺體必須由親屬接收。

一開始，Jassy在Jess的家庭群組詢問，但很多人不清楚狀況，聽到COVID就莫名恐懼，堅拒接收Jess的遺體。「他們叫我火化了她。」

她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，捉住每個機會就向每個人解釋：Jess是死於肺炎，不是COVID，政府已經批准能上飛機、能回家下葬。面對著Jess家人嚴詞拒絕，Jassy壓力很大。但那是Jess的願望，她無法妥協。



Jassy跟前來葬禮的工會朋友道別。攝：Daniel Ceng /端傳媒

## 姐妹

在菲律賓，受COVID感染而死的遺體都會馬上火化。所以一開始，Luz並不想接收Jess的遺體。只不過後來Jassy一直解釋，加上自己的兒子是保險受益人，她最後答應到場接收。

Luz是Jess同母異父的姐姐，50歲。她眼眶總是紅紅的，讓人看不清她是睡不夠還是剛哭過。在接遺體那天早上，太陽猛烈，四處無風。Luz和兒子早早到了機場貨倉。她跟Jassy有點生疏，兩人簡單擁抱了一下，便開始談手續問題。她們之前只見過一次面，互不了解。

2015年，Jess和Jassy剛在一起不久，曾經一起回來菲律賓見家人。但Luz很警惕，她找了一個人去調查Jassy，想要知道她是不是騙子。

她其實是擔心妹妹Jess。Jess在香港工作時，曾被前女友狠狠的騙過一次。那人幾年間不讓Jess聯絡家人朋友，又把她每個月辛苦賺來的錢都花光。Luz的兒子喊她做「寄生蟲」。事實上，女友在菲律賓已經結婚，在香港也有一個男友。後來東窗事發，情傷幾乎毀掉Jess。Luz不想讓妹妹再次受傷。

然而，自2011年Jess去了香港工作，二人只聯絡過兩次。第一次就是Jess被前女友背叛，傷心欲絕，來找Luz有沒有甚麼古老巫術秘方可以救她。第二次是在2016年。Luz的家被大火燒沒，她想問Jess借一萬披索。但她從別人口中聽到Jess不願意借錢，傷心不已。她自尊心強，最後把錢退了回去。

這一拒絕，也斷絕了和妹妹的聯絡。到二人再見時候，已經是七年後，但Jess已經不會動。

接到遺體以後，Luz和我坐同一台車到禮堂去。一路上，她不說話也沒有表情，盯着窗外，心事重重。直到抵達禮堂，她從Jassy手上接過遺照，把它抱在胸口，突然像決堤般哇的一聲哭了起來。「我愛我的妹妹，但我藏在心裡面。我真的很想她。」

兩人在七年間，始終沒有講過一句話。但有時兒子跟Jess聊電話，她會躲在一旁偷聽，假裝漫不經心；她還會偷窺Jess的Facebook，看妹妹跟Jassy的合照，「兩人都在笑，Jess也很健康。」

12月23日，Jess進院那天，Jassy第一次聯絡Luz，她才知道Jess在澳門患上糖尿病。兩天後，Jess去世，她震驚不已。電話中，Jassy求她原諒Jess。Luz崩潰了：「我很久以前就原諒她了，我對她沒有恨。」

我們在屋子裡訪問，關上大門，還能聽見外頭小孩子打鬧的笑聲。我從背包掏出紙巾遞給Luz，只要談到Jess，她都止不住哭。「我們很親近。但時間久了，互不理解，慢慢就疏遠了。」

Luz比Jess大五歲，小時候，當父母不在家時，都是她在照顧Jess，兩人互相依靠。到了十來歲，Jess開始經常流離在鄰居的家，「她到處住，這裡住一下，那裡住一下。」

「為什麼Jess常常不在家？」我問。Luz思考了一下：「她覺得我們家庭是破碎的。那時她15歲，已經在外面跟別人住。我不知為什麼她會這樣做。」她們的母親感情生活豐富，同時有過七個男人；與Jess關係最好的親弟弟在17歲時自殺死了，那時Jess才不到20歲，給她留下很大的陰影。

「那你呢，你童年有不開心嗎？」Luz似乎沒有料到我問她自身的事。她遲疑了一下，「一點點.....其他兄弟姐妹都已經有家庭了，所以不在家。」關於她和Jess的童年，她總好像不願多提。她沒有再回答我的追問。

## 秘密

能夠出國工作，對於菲律賓家庭來說，是一件很光榮的事——出去的人能賺很多錢，那也意味着其他人可以向他們索求更多。有時候，家裡人會輪流打電話問Jess拿錢，有用來起房子的、買吃的、用來看病的。Jess掛掉電話後都會對着Jassy哭，「為什麼他們總是問我拿錢？」她覺得很委屈。

實際上，Jess在澳門全心身地投入了工會的工作，平日主要打零工；在賺錢的人是Jassy。但對家人的索求，能力所及的，Jess仍然會滿足。她一直希望有一天，能把全家人再聚起來。

因為如此，Jassy給Jess每個願意來葬禮的、有需要的親戚訂機票，提供生活費。她在距離禮堂不到200米的地方租了三套房子，有冷氣風扇還有食物，讓來客在每晚守夜後都能好好休息。她沒有別的盤算，只想他們知道，「就算你們不喜歡Jess，Jess仍然愛你們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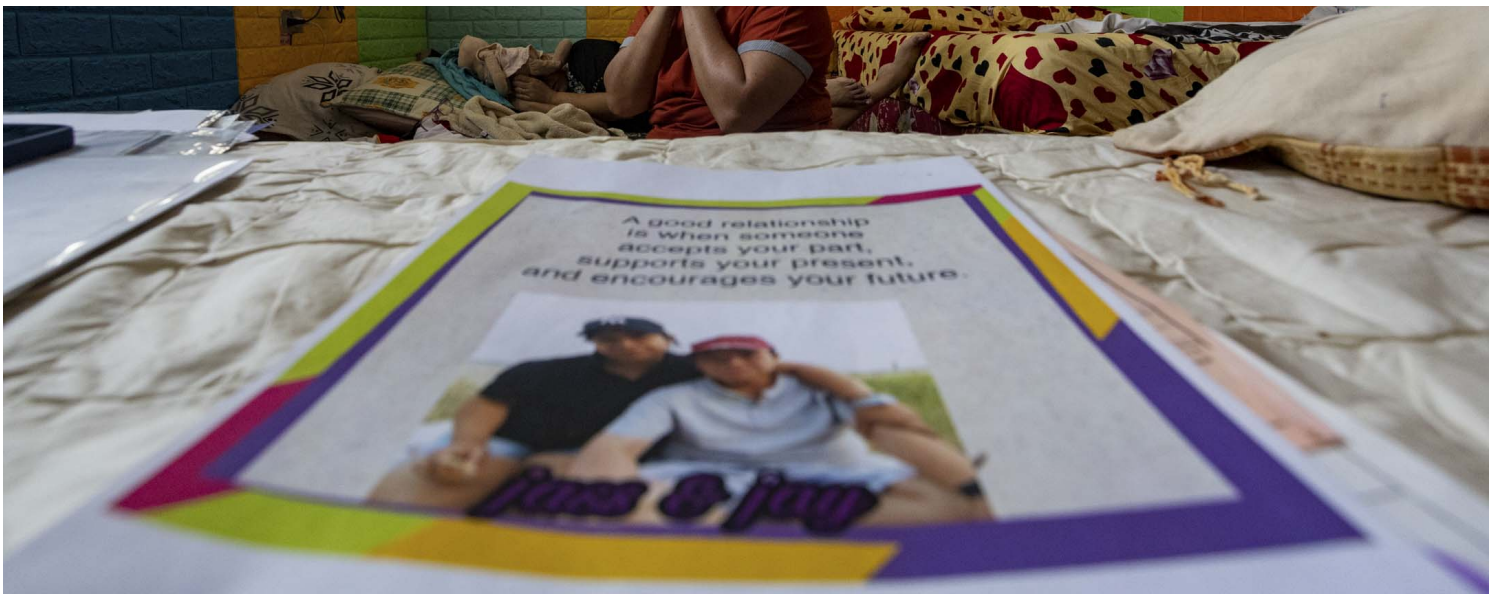
但Jess的童年到底發生過什麼事，以致要流離鄰居的家？我問了不少人，一直沒有人知道。

在第二天守夜過後，我和妮妮三姐妹一起回到民宿的天井裡聊天。Jess從小在妮妮姐姐的士多裡打工，還曾經幫妮妮照顧兒子。

因為之前的幾陣急雨，地上全是和泥混和了的窪。我們圍着白色膠桌子而坐。菲律賓夜裡有風，但下午的悶熱都讓每個人的臉泛起油光。Jess的家人就住在身後的房子裡，我們說話都要壓低聲音。「她從沒有講過關於家裡的事。」妮妮的姐姐回憶。以前Jess在她家打工，下班一起去唱卡拉OK。她說，Jess老是在笑，很常隱藏自己的情緒。

「那時我們在香港工作，有時候她會談到她姐姐，可是很少談到自己的問題。」妮妮說。Jess很喜歡黏住妮妮幾姊妹，說覺得自己在那邊找到個家。妮妮也把Jess當成妹妹。但關於Jess家人的事，她從未過問，又或者無從問起。





Jess朋友妮妮在憶述跟Jess的點滴。攝：Daniel Ceng /端傳媒

我從沒有見過Jess本人。但透過工會的活動照片、和Jassy的合照，對她大概有個印象：個子不高，愛穿粉色衣服、經常笑。以前她束了一條馬尾，沒有瀏海；後來她剪了短髮，用髮蠟抓出一個油頭。而Jess的家人朋友，幾乎所有人都提到，她愛笑，很幽默，同時很愛哭，極度缺乏安全感。

我沉默下來，不知道該如何發問。我覺得我跟Jess只差那麼一點點距離，就可以理解她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，但就差那麼一點點。這時，Jassy走了過來，在桌上擱下切好的石榴——她知道我想問什麼。她站在桌子的角落，神色凝重，所有人都看著她。「我沒有對任何人講，但無論如何，這是她說的。」

「在她小時候，她爸爸曾經性侵她。不知道多少次，爸爸壓到她身上，但他沒有把陽具放進去，只在上面（用手上下搖動）。」說到無法形容之處，她用手勢代替。那年Jess 7歲。

在Jess成長過程中，幾乎所有長輩都是缺席的。母親沉迷賭博、酗酒不負責任。Jess才10歲，她已經教她喝酒。沒人保護，Jess一看見父親回來，只好逃到鄰居的家。後來14歲，她月經來了，她怕會懷上孩子，更不敢回家。這件事，Jess沒有跟媽媽提過，因為爸爸威脅會殺了媽媽。Jassy說，Jess所有姐姐大概都經歷過一樣的事。

這樣的屈辱，Jess間斷忍受了7、8年。那時候她還很小，不敢跟人講，只好刀剪自己、用痛來發洩。在她的左手虎口位置上，她紋了一個像Adidas標誌的紋身，用來蓋住傷痕。有朋友告訴她，有紋身很難到香港工作，她再用高溫的蠟滴在紋身上，熱融自己的皮，以新疤覆蓋舊傷。後來，Jess跑到教會告解，她向天父說：我願意付出自己所有，求祢原諒我父親。

Jassy說完，大家瞬間不懂反應，默不作聲。我疑惑，經歷那麼多年的恐懼和羞辱，真的有可能寬恕嗎？

Jassy說，十多年來，Jess做了很多次惡夢。夢裡父親一直拉她的腳，然後她就會驚醒。有時候在街上，每當見到有男人靠近Jassy，她會拉着Jassy走，「她害怕男人會對我做『funny funny thing』。」Jassy問她，會想看看心理諮詢師嗎？Jess依舊回答：「Baby，我已經原諒他了。我已經向上帝奉獻我的所有。」

那時，她雙親已經去世很久。舊事已過，該恨的人都不在了。她還能怎樣呢？也許，她是在用一種輕描淡寫的方式，讓那段經歷回憶起來沒那麼痛。



守夜三日，Jassy都在禮堂待着，伴在Jess身旁睡覺。攝：Daniel Ceng /端傳媒

## 葬禮

菲律賓一天的天氣像被破開了三段——早上太陽猛烈，中午大雨，到了夜晚緩一緩，然後再下。於是Jess下葬那早，是個大晴天。

可是早兩晚下的雨水，都落在了深坑裡。在人們逐一向向靈柩獻花後，基地的工作人員開始用水泵泵走，慢慢放棺下去，倒泥。填補坑口的泥土吸飽了雨水，變得濃稠，移動得很慢。

出席葬禮的人都穿看妮妮幫忙訂製的衣服——上面印看Jess的照片，出生及死亡日期，旁邊的大字寫看「salamat, paalam（謝謝你，再見）」。

下午，Jassy跟Jess家人開會，討論遺產安排。那不是我適合出席的場合。之後，在返回達沃的黃昏路上，Jassy坐在車的後座，跟我說起當日的事。

那天清晨，Luz早早去市場買來一大捆粉紅玫瑰——那是Jess的最愛，以前在澳門她經常送給Jassy。回來時，禮堂裡只有她和Jassy兩個人——守夜三日，Jassy都在禮堂待着，伴在Jess身旁睡覺。Luz突然問她：「Jess有沒有講過她爸的任何事？」

Jassy一下子還沒反應過來，呆了半晌才說「有！」她把所知的，全都告訴了Luz。Luz聽罷立刻就哭了。Jess全家的女生都曾遭到父親性侵，包括Luz。她說：「我藏了很久很久了，一直都沒有講，直到現在。」「我很抱歉。」Jassy說。二人都哭了，緊緊抱在一起。Jassy摸着Luz的背，感受到她渾身都在顫抖。那個秘密，Luz真的收了四十年，連跟丈夫、兒子都不曾說起過。

來菲律賓之前，Jassy一直在怕。之於身份上，她什麼都不是——她怕在Jess家人眼中，自己是個害死妹妹的陌生人，又或像Jess前女友一樣，是個貪財的騙子。所以她來這裡就是要證明，「我沒有從Jess那裡拿走任何東西」。如今，Luz看到了。她跟Jassy道歉。

我驚訝於死亡和愛的力量，它讓所有人的隔閡、多年的誤會、甚至恨，在一瞬間變得完全不再重要。二人在幾天前還是陌生人，現在她們找到了共通點——對Jess的愛，還有共同承受的悔恨與遺憾。在至愛的死亡面前，她們看到了彼此身上的傷痕。

在第二次心理諮詢時，諮詢師問Jassy，Jess活着時有沒有說起過甚麼願望。Jassy流着淚說，Jess想她留住她們的地。「那你就留着它，因為這是她的願望。」諮詢師說。

但Jassy早早下定決心，她甚麼也不要。整個葬禮，她花了15萬披索，超過2萬港元，「但我不介意，我可以從零開始。」兩人相愛，本來就是從一無所有開始。

「Luz說她不要任何財產。她說，因為我想跟你保持好的關係，Jess很愛你。」Jassy抱住背包說。「真想不到啊。」坐在副駕的妮妮說。「是吧？」Jassy也很驚訝。

面對其他的家人，Jassy說，土地房子你們可以全都要，只有一個條件：你們一定要跟我到山上，去看那塊原本我們會歸隱田園的地。「Jess在生的時候，你們沒有跟她分享過生活；現在她死了，如果你們想從她身上拿到一些東西，你一定要去爬、去走、去看。」

她眼神堅定。 「你們要留住它，永遠記住Jess。」

## 房子

其實Jassy也沒有去過山上。2020年，二人打算回國探親，已經通知好家人朋友。但最後因為疫情，澳門隔離酒店太貴而無法成行。這成為每一個人的遺憾。不過2019年，Jess曾經回來一趟，到山上種了一些樹。

Jassy和家人約好，在葬禮結束後的周末去看地，但我跟攝影師第二天就要走。我想起Jassy給Jess留下來的棟房子，在走之前，我請她帶我去看看。

房子位於城市外圍的市郊，周圍都是大自然，但實際上又離市中心不遠。2017年，發展商在這區域規劃了幾十棟一模一樣的別墅，Jassy在Jess朋友介紹下買下一個單位。當時任職中介的朋友告訴她們，將來大街兩旁會有大商戶進駐，到時候人流上來了，在這裡搞Airbnb或自住都是絕頂一流。

於是Jassy拼命幹活，每個月給地產繳上2000澳門元，那是自己人工的四分之一。可是2020年，建築商因疫情停工，至今已經三年。這天太陽猛烈，車子一路往建築群駛進。眼利的Jassy一看到遠處的樓房，驚訝大嚷：「我的天啊，這裡什麼都沒有。」

在這裡，沒看到一棟完整蓋好、可以住人的房子：窗戶沒鑲好，地板是碎裂的，泥土中的水管全都看得見，而門外的雜草也已經長到小腿高。四周一片安靜，只有兩個保安偶爾走過。Jassy不敢相信，自己的投資成了爛尾樓，忍不住再喊了一遍：「為什麼？這麼多年都只有骨架？」

Jassy和妮妮在房子裡四處看看，臉上難掩失望。我着着眼前的景況，腦中不禁對比中介形容的美好未來，以及Jassy的退休大計。但如今Jess不在了，房子也沒建成。之後，她還要和發展商周旋。

其實在Jess死後，Jassy已經獨自處理了很多事情。第一件事，就是面對室友的離開。2017年，她和Jess一起，跟兩個室友合租一個房子。在之後那六年慢慢籌組工會。四人一起渡過了許多美好時光。但Jess去世後，那兩名室友馬上就走了，原因是怕看到Jess的鬼魂。

Jassy很早就跟我說，她從小有「第三隻眼」，可以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東西。每當她談到看見Jess，她都會下意識問我：「你害怕嗎？」在下葬那天，Jess也有出現——在所有人到達之前，Jess已經在自己的墓旁待着。





在下葬那天，Jassy說Jess也有「出現」——在所有人到達之前，她在自己墓旁待着。攝：Daniel Ceng /端傳媒

但她沒有待很久。「我說，來坐下吧，但她只是一直微笑着，然後就消失了。」坐在Jassy身邊的妮妮見狀安慰，「因為你已經找到一個好的地方安置她了啊。」Jassy聽罷抿着嘴笑了。

晚飯過後，我洗好澡出來，客廳燈光昏暗，Jassy靠在沙發上睡着了，這應該是她第一次睡得深沉。在事情結束以後，她像條放鬆了的橡皮筋，第一次感到累。她向僱主請了三周假期，很快就要回澳門繼續工作。

在室友全都離開後，她把房子退了租，搬到朋友在天台的家。我上過去兩次，那裡很空曠，能看到很大的一片天。也因如此，每早都能清楚聽到雀鳥的叫聲。我問過她，現在過得開心嗎？Jassy沒怎麼思考就答：「開心。」

Jess走得突然，落下一堆衣服雜物。但還好，她還留下了兩條魚：一條金魚，一條清道夫。Jess生前一直怕牠們餓，買了超多魚糧。清道夫魚吃多了越來越長，常常撞到魚缸。Jassy給牠們換過一個瓶子。

偶爾空虛襲來，Jassy會打開YouTube重看Jess拍的影片。以前，Jess會把二人合照弄成短片，又會把一些吃東西的影片放上網——她曾經想做個YouTuber。現在在空餘時間，Jassy也嘗試拍片，但她不熟剪片，有時候還是覺得力不從心。

可是Jess一直在旁。一次，她對Jassy講：「下次剪片不用急。你看，一開始的片段應該放到後面去，後面的要置前。」Jassy拿起手機重看一次，「噢，真的，她是對的。」她眯着眼笑了笑。我忍不住想，那些是

Jassy出於思念的幻覺，還是真確的事。但在不可逆的命運前，至少那是支撐她過日子的力量。那若是沒了，該怎麼辦？

這時Jassy醒來，睡眼惺忪，對我微笑。「你會再見到Jess嗎？」我有點不捨。Jassy抬起頭看着我，「我不知道，但她現在已經很開心了啊！如果她開心的話，她不需要回來。」

她頓了一下，若有所思。 「這是OK的。我希望她已經在走她自己的路，找到那道光了。」



晚飯過後，客廳燈光昏暗，Jassy靠在沙發上睡着了，這應是她第一次睡得深沉。攝：Daniel Ceng /端傳媒